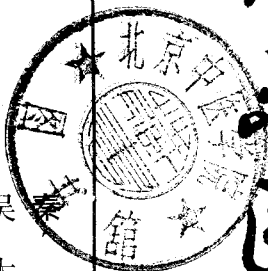


秦伯未医文集

样 本 库

秦伯未医文集



吴大真 伯
王凤 未
岐辑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100580

秦伯未医文集

秦伯未 著

吴大真 王凤岐 辑

责任编辑：关钊忠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125 插页：9 字数：301,000

印数：1——8,700

统一书号：14204·90

定价：2.40元

JX162/27

忆秦老

——代序

一九七〇年元月二十七日晚上八时，在北京东直门医院内科病房，一位头发苍白、骨瘦如柴、面色憔悴、生命垂危的老人，低微而深沉地说：“人总是要死的，死也不怕，但未能把我对中医学习的得失经验全部留给你们，这是我终生的遗憾，希望你们……。”老人的话音渐渐地消失，两目圆睁，心脏停止了跳动，含恨而与世长辞了。他，就是一代名医秦伯未，祖国医学界近代的一颗明星。

秦老曾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北京中医学院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中药组组长、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先后被选为全国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

秦老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对祖国医学有精湛的造诣，为继承与发展祖国医学含辛茹苦，为培养和造就中医人才呕心沥血。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写作，在祖国医学近代史上留下许多宝贵的著述，从早年集清代二十余名家之《清代名医医案精华》问世，到晚年医理精深的《谦斋医学讲稿》出版，共著书立说达六十余部，计千万字之

巨。这些作品，既有继承前人余绪，又有发明古义，昭示后人；既有别出心裁之理论，又有实践依据之心得。在许多报刊杂志上还发表了大量的医文、史话、诗词、歌赋。甚至连《健康报》副刊上的《医林》、《诊余闲话》等专栏名称，都出于他的建议。

二

秦老名之济，字伯未，号谦斋。生于一九〇一年农历六月初六日辰时，上海市上海县陈行镇(又名陈家行)人。

秦老因生于农历六月，正值江南仲夏，荷花盛开，故他一生酷爱荷花，曾著有许多吟荷颂荷的诗画作品，常以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一身洁净”自勉。他常告诫我们：“做人要有人格，看病要有医德，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缺此不可为良医。”一九八一年元月第九次再版的《中医入门》，即以淡雅的荷花为封面，以示对秦老的深切怀念。

一九六九年，秦老以风烛之年，抱病之身，孤独一人度过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生日，在鼓楼大街首都照像馆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所幸被保存下来。

三

秦老祖父箭桥，名乃歌，号又词，工诗辞古文，兼擅六法，以余事攻医，活人甚众，声誉颇隆。著有《读内经困记之》、《玉瓶花馆丛稿》、《俞曲园医学笔记》等。《清代名

《医医案精华》中的第十四家，即记其医案三十一篇。秦老父锡祺和伯父锡田，均精通儒医。秦老出此门庭，耳濡目染，影响所及，髫龄即读医书，《医学三字经》、《药性赋》、《脉诀》等启蒙书早已诵熟。并从幼酷爱文学，凡经史子集无所不览。及长就读于上海第三中学。一九一九年进入名医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深造，他勤奋学习，刻苦自励，每夜攻读，黄卷青灯，不敢稍懈，夜以继日，寒暑不辍，当时已蜚声校内，一九二三年以第二届第一名毕业。有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自此奠定了他老人家一生从事中医事业的基础。他在中医领域内博览群书，考诸家之得失，排众说之纷纭，而尤致力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经典著作，常以此四本书比为四子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他说：“读书人不可不读四子书，中医不可不学内、难、仲景之说，要学有渊源、根深蒂固，才不致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生。”他还说：“不但要读熟、背熟，还要边读边记，勤于积累，积累的形式则宜灵活，要善于比较、鉴别、分类、归纳。”如上海中医书局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读内经记》及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内经类证》，即是秦老在多年大量的读书笔记基础上编著而成的。

秦老至晚年，仍时以深厚的感情回忆当年丁老先生的教诲，他常说：“初学于丁师门下，丁老首先要求背诵《古文观止》中的二百二十篇文章，每天背一篇，天天如此，尤其是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苏轼的《前赤

壁赋》与《后赤壁赋》等更是要求背得滚瓜烂熟，一气呵成，当时觉得乏味，却不料古文程度与日俱增，从此博览群书亦觉易也。”所以秦老也希望我们多学文史知识，努力提高文学修养，才能信步漫游于浩如烟海的书林之中。他曾说：“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而整个文学修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

名师门下出高徒，与秦老同学者有程门雪、章次公、张赞臣、黄文东等，都成为祖国医学近代史上的耆宿。解放前，人称秦伯未、程门雪、章次公为上海医界三杰。程老精伤寒之学，又推崇叶桂，章老善于本草，自有独到，秦老精于内经，有秦内经之美誉。

秦老又被誉为诗、书、医三绝。他早年即加入柳亚子创立的南社，有“南社题名最少年”句。三十岁时，有《秦伯未诗词集》，四十岁时增订补辑为《谦斋诗词集》七卷，凡三百四十又四首。书法赵之谦，比较工整，蝇头小楷浑匀流丽，非常可爱，行草不多，隶书推崇杨藐翁，现上海城隍庙大殿上的一副对联即他早年墨迹，笔力精神，跃然可见。其实他何止三绝，绘画也颇见功力，善画梅、兰、竹、菊、荷，金石铁笔也十分喜爱，曾有印谱行世。

秦老出师后，即悬壶诊病，同时在中医专门学校执教，一九二四年任江苏中医联合会编辑，后又创办新中医社，主编《中医世界》。一九二八年与杭州王一仁、苏州王慎轩等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于上海闸北老靶子路，初期自任教务，倾心治学，勤于著述，工作常无暇日，读书必至更深。教授方

法是基础课先上大课，课后作业，亲自批改讲评，对语文基础差的另请语文教师补课，三年后，转入随师临诊，每晚集中讲授白天所诊病例，或提问学生，或组织讨论，并布置医案作业，批改后相互传阅，最后汇编成册，名曰《秦氏同门集》，与各地交流。其心血之倾注，非同一般，曾有句云：“拚将热血勤浇灌，期卜他年一片红。”二十年间，培养学生不下五、六千之众。一九三〇年秦氏同学会出版的《国医讲义》(包括生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妇科学、幼科学等六种)和上海中医书局出版的《实用中医学》(包括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理学、处方学、治疗学、内科学、妇科学、外科学、幼科学、五官科学、花柳科学等十二个学科)，就是在反复修改的教案及讲稿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九三〇年创办中医指导社于上海，先后参加者不下千余人，来自全国各地，间有少数华侨。每月出版一期刊物，交流学术论著和临床经验，以及医学问题之解答，实为中医函授之先河，对推广中医起了相当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创办中医疗养院于上海连云路，又于沪西设立分院，任院长。病床百数十张，设有内、外、骨伤、妇、幼各科。并出有《中医疗养专刊》，深受医者及病家信仰。

秦老常以《礼记·学记》中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句话来概括学与教之间的关系。他说许多不解之题是在同学提问的启发下，才得到解决的。直到晚年，他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一九六一年仍以六十岁高龄而亲

临讲台，还给我们这一级学生讲了《内科学》中的部分章节，说理透彻，深入浅出，足见其对中医事业的赤诚。

四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政府的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竟然通过了余岩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决议，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的反动口号，并制定了废除中医的六条措施，强迫中医接受“训练”，禁止宣传和不准开办中医学校等，妄图一举消灭中医。消息传开，群情激愤，全国各地中医组织起来，公推代表在上海商议对策，于三月十七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代表大会，秦老任大会秘书。会后组成了中医“请愿团”，直抵南京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该项议案。在全国中医界的抗议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宣布取消原议案，使这次捍卫祖国医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就是“三·一七”中医节的由来。在这次斗争中，秦老始终站在最前列，为保存、继承我中华民族的中医药学贡献力量。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晚，秦老在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作学术报告时，还兴致勃勃地提到了三十五年前“三·一七”斗争的情况。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由季方同志主持的为秦老平反昭雪大会的悼词中说：“在黑暗的旧社会，中医受到歧视和摧残，他坚贞不屈，对当时反动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即是指这件事而言的。

解放后秦老即参加革命工作，先在上海第十一医院任中医内科主任。一九五四年冬，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受卫生部委托亲自南下，多次到秦老家中，聘请他到中央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他虽不愿远离家乡，但为了中医事业，于一九五五年毅然离沪北上，最初住在北京鼓楼西大街卫生部宿舍，一九五六年北京中医学院在东直门海运仓落址，秦老为了教学与临床之便，又迁居当时条件极为简陋的中医学院职工宿舍。

五

秦老常用“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的苦学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他常说：“学识不进则退耳。”五十年代，他已是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时，虽然公务繁忙，仍是每天学习、工作到深夜。他嗜烟，著文构思时往往连吸不释，常在每盒烟吸完后，随手把烟盒展平，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许多文章、书籍的最初底稿，就是在烟盒上蕴育的。他曾戏谑地说：“烟盒比卡片好，既省钱，又不引人注目，开会中、休息时、汽车上，都可顺手拈来，应手写上。”他的名著《谦斋医学讲稿》就是以数百张烟盒的底稿集成的。可惜这些别具一格的医稿，均已付之一炬。

秦老热爱中医事业，把毕生精力与心血献给了祖国医学，他常说：“如果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热爱、不相信、不献身，那是不行的，只有把自己和事业溶为一体，方能有所成就。”即便是节假日或娱乐时，他也常联系到学习、业

务，并且经常以生活常识来启发我们的思路。记得一九六三年盛夏，一天晚餐后，全家正在喝茶乘凉时，走进来一位少妇，手里挥舞着檀香扇，顿时香气扑鼻，我们坐在秦老身旁悄声道：“一嗅到这股香气，就有些恶心。”秦老笑道：“这就叫因人而异，对你们来说檀香扇还不如家乡的大蒲扇。中医看病就要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不应执死方治活人，更不该人云亦云，要认真思考。比如近几年治疗冠心病，大家都喜用活血化瘀药与香窜药，药理上有效，但切不可忽略患者的个体特性。”第二天秦老即带我们到三〇一医院会诊。患者女性，宋××，三十余岁，患冠心病。翻阅病历，前医处方不外丹参、川芎、赤芍、葶藶、檀香等药，但患者一服即呕，五日前，邀请秦老会诊，秦老详问病情，得知患者闻到中药之香气即有欲呕感，故仅在原方中去檀香一味，第二天医院打电话告知秦老，患者服药后再未呕吐，待我们去时患者病情已显著好转，精神大振。秦老若有所思地说：“看病要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不要轻易否定别人的成绩，此例患者前医的治疗原则是对的，我们应吸取人家的长处，但对于个体特性也应注意，这叫知其常而应其变吗！不要做庸医闭目切脉，不闻不问，故弄玄虚，要实事求是，望、闻、问、切四诊不可偏废，问诊尤其重要。”

秦老强调祖国医学要继承与发扬并举，他说无继承亦就无发展，比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终成幻影而已。中医不是玄学，不是高谈空理的，而是实用科学，学中医要

从应用出发，不要咬文嚼字钻牛角。

他提倡中西医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并肩前进。强调中医传统的科学的辨证论治方法，切忌废医存药。

有这样一个例子，中央领导×××，因患呃逆不止，前医投以大剂量木瓜等药，意在抑制膈肌痉挛，不仅无效，且见反酸。秦老会诊时分析道：“呃逆可能是西医所说的膈肌痉挛所致。但中医治疗时，除研究专病、专方、专药外，更要辨证论治，此例患者高龄、病久、舌红少苔脉细弱，属气阴两虚，当大补气阴。详问病因，乃怒后引起，气之逆也，当用理气降气药，然气药众多，从何选也？察呃逆频作，其声低微，应属肾不纳气，当选用补肾纳气之品。”故仅以西洋参、海南沉二味，一剂平，二剂愈。周总理在看望×××时，闻之大喜，称赞说：“中医真了不起。”秦老说：“古代《济生方》中的四磨饮子即是此意。中医看病首先是辨证确切，然后要继承古训而又不泥于古人，学医一定要多思考，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只有这样才能得心应手，效如桴鼓。”

秦老生前曾先后到苏联、蒙古等国会诊和进行学术交流，所见患者大都是些疑难证及危重病，如白血病、血友病、重症肌无力等。经他治疗后大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说：“对于一些所谓绝证，不要怕，要看，看好当然不容易，但以最大努力，求其可生之机，平稳时使之增强体力，波动时加以控制，因而减少痛苦，延长生命，是可能的，能够看几个，对临床大有好处，不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

要积少成多，逐渐积累经验，我相信人类终会战胜这些绝证，中医是会找到出路的。”

六

一九六五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秦老在协和医院全面体检达一月之久，结论是“身体健康”。正当他将以充沛的精力书写总结自己一生的经验时，不料生活的剧变，精神的折磨，以至一九六七年突患大叶性肺炎，高烧咯血，独居幽室，既不得安定休养，又不得精心治疗，虽幸免毙命于当时，却已暗着恶疾。就在这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老人家仍念念不忘中医事业。

他，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但老人家的教诲至今记忆犹新。在大地回春的今天，作为近亲晚辈和学生，我们含着喜悦的泪花，遵照秦老的遗愿，搜集老人家1955年2月至1965年2月近十年间尚未发表或未曾正式发表和已经发表但能反映秦老独到见解、丰富经验的重要文章，以及秦老遗信中论述医药部分，按时间顺序编辑成册，藉以表示深切的怀念。

吴大真 王凤岐

一九八一年

目 录

斥“废医存药”	(1)
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观点	(3)
高血压病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刍议	(14)
赞“百家争鸣”	(24)
浅谈“辨证论治”	(27)
从相嫉到相亲	(38)
怎样写中医医案	(40)
对甘草粉蜜汤中“粉”的讨论	(47)
防老方——首乌延寿丹的我见	(50)
中医的退热疗法	(61)
痰饮病的治法	(80)
疾病与气候	(92)
从饮食观察您的健康	(94)
治疗“肝硬变”的体会	(96)
略谈“补”的问题	(109)
痛证的治疗	(112)
梨	(146)

鹿茸	(148)
气血湿痰治法述要	(150)
脊髓病的辨证论治	(185)
十四纲要辨证	(195)
溃疡病之我见	(248)
五行学说的具体运用	(253)
漫谈处方用药	(267)
论肝病	(285)
水肿病案例分析笔记	(335)
脏腑发病及用药法则提要	(342)
命门的初步探讨	(360)
腹泻的临床研究	(372)
做好中医工作	(385)
温病一得	(390)
水肿病的基本治法及其运用	(415)
感冒论治	(432)
如何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	(443)
认真总结中医的疗效	(469)
外感咳嗽	(479)
谈谈瘵证	(484)
遗信选	(489)

斥“废医存药”

……本人认为废医存药是一个严重问题，应当特别提出驳斥。

中药是中医治病的工具，自《神农本草经》后，所有《名医别录》、《开宝本草》、《绍兴本草》，以至负有国际声誉的《本草纲目》，都是由中医来编纂完成的。中医是从有系统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有规律的诊疗技术，中药的运用，即依此为指导思想，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故中医离开了中药，决不能孤独存在；中药离开了中医，也绝对不会起到复杂的疗效，所以中医和中药根本是一个整体。

……目前仍有少数人说：中医除了药物外一无可取，研究中药除了采用些单味药外其它均可置诸不问。把中医最可宝贵的经验全部踢开，这不但阻碍了祖国医学的发展，实在大有“废医废药”的危险，应予严肃地驳斥。

因此，我还得说：提高和发扬祖国医学的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由于长期就要加快速度；由于复杂就要认真细心；由于艰巨，我们就要勇于克服工作中的

一切困难。

当前主要是提高我们中医的理论水平及临床疗效，集中智慧，加强团结，肃清自己本身的糊涂认识，力争意见一致。坚决驳斥那些唯心的、机械的以及一切有碍中医发展的思想，为发展祖国医学而工作。

(一九五五年二月)